

王弼老子道德經二卷真得老子之學歟
 蓋嚴君平指歸之流也其言仁義與禮不
 能自用必待道以用之天地萬物各得於
 一豈待有功於老子哉凡百學者蓋不可
 不知乎此也予於是知弼本深於老子而
 易則末矣其於易多假諸老子之旨而老
 子無資於易者其有餘不足之迹斷可見
 也嗚呼學其難哉弼知佳兵者不祥之器
 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乃不
 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
 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賴博奕
 能辯之爾然弼題是書曰道德經不折乎
 道德而上下之猶近於古歟其文字則多
 誤謬殆有不可讀者令人惜之嘗謂弼之
 於老子張湛之於列子郭象之於莊子杜
 預之於左氏范甯之於穀梁毛萇之於詩
 郭璞之於爾雅究然成一家之學後世雖
 有作者未易加也予既繕寫弼書并以記
 之政和乙未十月丁丑嵩山晁說之題時
 記

克伏誦
 咸平聖語有曰老子道德經治世之要明
 皇解雖煥然可觀王弼所注言簡意深真
 得老子清淨之旨克自此求弼所注甚力
 而近世希有益久而後得之往歲攝建寧
 學官嘗以刊行既又得晁以道先生所題
 本不分道德而上下之亦無篇目克喜其
 近古繕寫藏之乾道庚寅分教京口復鏤
 板以傳若其字之謬訛前人已不能證克
 焉敢輒易姑俟夫知者三月二十四日左
 從事郎充鎮江府府學教授熊克謹記



道德真經註卷之一 得七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

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常惟不可道而
 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
 也然而仁不可以為義而禮不可以為智
 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不可道然後在仁
 為仁在義為義在禮為禮在智為智彼皆
 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

名可名非常名

道不可道而況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
 可道者也名既立則圓方曲直之不同不
 可常矣

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自其無名形而為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立
 矣自其有名播而為萬物萬物育而名不
 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
 之用也聖人體道以為天下用入於衆有

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微也若夫行於其微而不知其妙則粗而不神矣留於其妙而不知其微則精而不遍矣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以形而言有無則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為有有復而為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言玄則至矣然猶有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所從出也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天下以形名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者豈信美且善哉彼不知有無難易長短高下

聲音前後之相生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為長而有長於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為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斯則後矣苟從其所美而信之則失之遠矣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當事而為無為之心當教而言無言之意夫是以出於長短之度離於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

萬物為我作而我無所辭我生之為之而未嘗有未嘗恃至於成功亦未嘗以自居也此則無為不言之報其為美且善也豈復有惡與不善繼之哉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聖人居於貧賤而無貧賤之憂居於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尚賢則民恥於不若而至於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於無有而至於盜見可欲則民

患於不得而至於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為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不然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賢耳未嘗棄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耳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

可欲之事畢効於前而盜賊禍亂不起是不亦虛其心而不害腹之實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強也哉今將舉賢而尚之實貨而貴之街可欲以示之則是心與腹皆實也若舉而廢之則是志與骨皆弱也心與腹

皆實則民爭志與骨皆弱則無以立矣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不以三者術之則民不知所慕澹乎其無欲雖有智者無所用巧矣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即用三者之自然而不尚不貴不見所謂為無為也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似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夫道冲然至無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

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遍以其無形故似

不盈者淵兮深眇吾知其為萬物宗也而

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

其流於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構也不流

於妄不構於物外患已去而先生焉又從

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尤至潔也塵至雜

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棄萬物也如是而

後全則湛然其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

故曰似或存耳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之然亦不可謂無

也故曰此豈帝之先耶帝先矣而又先於

帝則莫或先之者矣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

為芻狗

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自生

自死死非吾虐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結

芻以為狗設之於祭祀盡飾以奉之夫豈

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棄之行者踐之夫

豈惡之亦適然也聖人之於民亦然特無

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喪吾無與焉

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

天地之間其獨靈者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排之有橐籥也方其一動氣之所及無

不靡也不知者以為機巧極矣然橐籥則

何為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

天地之間其所以生殺萬物雕刻衆形者

亦若是而已矣

多言數窮不知守中

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為虛中之報也故

告之以多言數窮不知守中之不窮也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

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耶謂之谷神言

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萬物而

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

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天

地自是生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

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

天地雖大而未離於形數則其長久蓋有

量矣然老子之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人

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

地始者是矣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

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天地生物而不自生立於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其身而利人處於衆人之表故能先且存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太過之哉雖然彼其無私非以求成私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耳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以一生水蓋道運而為善猶氣運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歷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矣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勤善時

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既濟群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留於一善能也冬凝春泮酒醴不失節善時也

夫惟不爭故無尤

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水惟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知其已揣而銳之不知長保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如揣之不可必恃也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尚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尚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而無銳則無所用揣矣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地尚然而況於人乎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魄之所以異於魂者魄為物魂為神也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魄為物故雜而止魂為神故一而變謂之營魄言其止也蓋道無所不在其於人為性而性之妙為神言其純而未雜則謂之一言其聚而未散則謂之樸其歸皆道也各從其實言之耳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為物遷雖以魄為舍而神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於魄耳目困以聲色鼻口勞以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魄常載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所以修身之要至於古之真人深根固蒂長生久視其道亦由是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神不治則氣亂強者好鬪弱者喜畏不自知也神治則氣不妄作喜怒各以其類是之謂專氣神虛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

極為柔實之極為剛純性而亡氣是之謂
致柔嬰兒不知好惡是以性全性全而氣
微氣微而體柔專氣致柔能如嬰兒極矣
除玄覽能無疵乎

聖人外不為魄所載內不為氣所使則其
滌除塵垢盡矣於是其神廓然玄覽萬物
知其皆出於性等觀淨穢而無所瑕疵矣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既以治身又推其餘以及人雖至於愛民
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
適所以害之治國者適所以亂之也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天門者治亂廢興所從出也既以身任天
下方其開闔變會之間眾人貴得而慮失
則先事以徵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
唱而後和易曰先天而天弗違非先天也
後天而奉天時非後天也言其先後常與
天命會耳不然先者必蚤後者必莫皆失
之矣故所謂能為雌者亦不失時而已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內以治身外以治國至於臨變莫不有道
也非明白四達而能之乎明白四達心也
是心無所不知然而未嘗有能知之心也
夫心一而已苟又有知之者則是二也自
一而二蔽之所自生而愚之所自始也今
夫鏡之於物來而應之則已矣又安得知
應物者乎本則無有而以意加之此妄之
源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
謂玄德
其道既足以生畜萬物又能不有不恃不
宰雖有大德而物莫之知也故曰玄德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
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
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竭知盡物以為器而器之用常在無有中
非有則無無以故其用非無則有無以施
其利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
其微知兩者之為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
爽

視色聽音嘗味其本皆出於性方其有性
而未嘗有物也至矣及目緣五色耳緣五音
口緣五味奪於所緣而忘其本則雖見而
實盲雖聞而實聾雖嘗而實爽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妨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至於馳騁

田獵未嘗不為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
然人皆以為病而聖人獨以為福何也聖
人為腹而眾人為目目貪而不能受腹受
而未嘗貪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也此性
之凝於內者也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寵之為辱先也
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為患本也是以遺
寵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

何謂寵辱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所謂寵辱非兩物也辱生於寵而世不悟以寵為上而以辱為下者皆是也若知辱生於寵則寵顧為下矣故古之達人得寵若驚失寵若驚未嘗安寵而驚辱也所謂若驚者非實驚也若驚而已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貴之為言難也有身大患之本而世之士難於履大患不難於有身故聖人因其難於履患而教之以難於有身知有身之為難而大患去矣性之於人生不能加死不能損其大可以充塞天地其精可以蹈水火入金石凡物莫能患也然天下常患亡失本性而惟身之為見愛身之情篤而物始能患之矣生死疾病之變攻之於內寵辱得失之交擾之於外未有一物而非患也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而身之非實忽然忘身而天下之患盡去然後可以涉

世而無累矣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人之所以驚於權利溺於富貴犯難而不悔者凡將以厚其身耳今也祿之以天下而重以身任之則其忘身也至矣如此而以天下予之雖天下之大不能患之矣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為一視之而見者色也所以見色者不可見也聽之而聞者聲也所以聞聲者不可聞也搏之而得者觸也所以得觸者不可得也此三者雖有智者莫能詰也要必混而歸於一而後可爾所謂一者性也三者性之用也人始有性而已及其與物構然後分裂四出為視為聽為觸日用而不知反其本非復混而為一則日遠矣若推而廣之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首楞嚴有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此之謂也

其上不繳其下不昧

物之有形者皆麗於陰陽故上繳下昧不可逃也道雖在上而不繳雖在下而不昧不可以形數推也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繩繩運而不絕也人見其運而不絕則以為有物矣不知其卒歸於無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

狀其著也象其微也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皆非無也有無不可名故謂之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可見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古者物之所從生也有者物之今則無者物之古也孰其所從生則進退疾徐在我

矣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粗盡而微微極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識矣

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若冬涉川

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為猶迫而後應豫

然若冬涉川逡巡如不得已也

猶若畏四鄰

疑而不行曰猶其所不欲違而難之猶然

如畏四鄰之見之也

儼若容

無所不敬未嘗惰也

渙若冰將釋

知萬物之出於妄未嘗有所留也

敦兮其若樸

人偽已盡復其性也

曠兮其若谷

虛而無所不受也

渾兮其若濁

和其光同其塵不與物異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世俗之士以物汨性則濁而不復清枯槁

之士以定滅性則安而不復生今知濁之

亂性也則靜之靜之而徐自清矣知滅性

之非道也則動之動之而徐自生矣易曰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謂動

者亦若是耳

保此道者不欲盈

盈生於極濁而不能清安而不能生所以

盈也

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物未有不弊者也夫惟不盈故其弊不待

新成而自去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焉

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為則動未

亡也丘山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為極與焉

也蓋致虛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陷

於動而況其他乎不極不為而責虛靜之

用難矣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極虛篤靜以觀萬物之變然後不為變之

所亂知凡作之未有不復者也苟吾方且

與萬物皆作則不足以知之矣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萬物皆作於性皆復於性譬如華葉之生

於根而歸於根濤瀾之生於水而歸於水

耳

歸根曰靜

苟未能自復於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

靜也故惟歸根然後為靜

靜曰復命

命者性之妙也性猶可言至於命則不可

言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學

道必始於窮理中於盡性終於復命仁義

禮樂聖人之所以接物也而仁義禮樂之

用必有所以然者不知其所以然徇其名

而為之世俗之士也知其所以然而後行

之君子也此之謂窮理雖然盡心以窮理

而後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事物日構於前

必求而後能應則其為力也勞而為功也

少聖人外不為物所蔽其性湛然不勉而

中不思而得物至而能應此之謂盡性雖

然此吾性也猶有物我之辨焉則幾於妄

矣君之命曰命天之命曰命以性接物而不知其為我是以寄之命也此之謂復命復命曰常

方其作也雖天地山河之大未有不變壞不常者惟復於性而後湛然常存矣

知常曰明

不以復性為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而非明也

不知常妄作凶

不知復性則緣物而動無作而非凶雖得於一時而失之遠矣

知常容

方達於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吾敵吾何以容之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讎猶將哀而憐之夫何所不容哉

容乃公

無所不容則彼我之情盡而尚誰私乎公乃王

無所不公則天下將往而歸之矣王乃天

無所不壞雖天何以加之天乃道

天猶有形至於道則極矣然而雖道外不能復進於此矣

道乃久沒身不殆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以道在宥天下而未嘗治之民不知其所以然故亦知有之而已

其政親之譽之

以仁義治天下其德可懷其功可見故民得而親譽之其名雖美而厚薄自是始矣

其次畏之侮之

以政齊民民非不畏也然力之所不及則侮之矣

信不足有不信

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唯不自信而加以仁義重以刑政而民始不信矣

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聖人自信有餘其於言也猶然貴之不輕

出諸口而民已信之矣及其功成事遂則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道德真經註卷之一